

8 潮头 Tide

潮头品茗

我们出发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被暴风雨肆掠的水冬瓜树,横七竖八地倒在路上,那几棵一直开得很盛的杜鹃,只有枝头还耷拉着几片叶子,大洞小眼,像筛子。

我们将车停在堰口,绕过一地狼藉,顺着右边的泥巴路一直往里走,想要看看那个夜夜守候在庄稼地边的老人有事没有?

记得那晚,我们从撒马河边回来,这里还是月光朦胧,花香缕缕。满山的水冬瓜树,枝繁叶茂,常青藤、小木通、鸡屎藤纠缠着,缠绕在灌木丛里,攀沿到树梢上。大片大片的庄稼地种满玉米,双胞的玉米棒子挨挨挤挤。丛林里,偶尔会闪出一两棵盛开的杜鹃,雪白的花瓣,鹅黄的花蕊,像展翅的杜鹃鸟翱翔在马鞍山的夜里。

那只突然蹿出来的小兔子,像是马鞍山的精灵,灰色的毛,莹亮的眼,慌慌张张地在车灯里跳着。女儿趴在摩托车的龙头上,手舞足蹈地指挥爸爸玩“撵兔子”的游戏,不远不近,若即若离。

“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山路颠颠簸簸,蛐蛐“唧唧唧唧”地欢鸣,爷儿两一唱一和,兴致勃勃。

歌声引来了守夜的老人,戴着护耳帽,穿着羊皮褂,打着手电筒,拄根松柴棍,乐呵呵地站在窝棚前。他引我们进入棚子,搬来石头当凳子,大黑狗趴在土地上,竖着耳朵,一脸警惕地盯着玉米地。窝棚是临时搭建的,靠在地埂上,松枝还泛着绿,油布雪白。窝棚里仅有一张简易床,铺着席子,床脚的塑料桶里装着透明的液体,不知是水还是酒?

老人站起来,拿把小锄头,钻进玉米林,一会儿工夫拎出小半袋洋芋,一股脑儿倒进火堆里。他用木棍扒拉着火堆,将火烧得更旺一点,裹一支旱烟栽在烟锅里,凑过去点燃,“吧嗒吧嗒”地抽着。火光将他的脸映成古铜色,满脸的皱纹,头发几乎全白,拿烟锅的手不停地抖。

他专注地翻烤着洋芋,手里的棍子没来由地抖掉了好几次,也没在意,仍然有一句

马鞍山的守望

■ (四川)彭万香

没一句地和我们说话。儿子两口子到广州打工去了,留他在家里种庄稼,照看孙子、孙女。孙子8岁,上二年级,白天上学,早晚做饭,放牛,成绩差得很。孙女5岁,寄养在外婆家,一个月领回来一次。山上有一只巨型野猪,好几年了,一直没有人治得了它,天天晚上都要来祸害庄稼,他要在这里守到玉米成熟……

女儿睁着好奇的眼,静静地听着,“爷爷,野猪那么凶猛,真来了,你不怕吗?”

“咋不怕!那畜生发起怒来,吓得死人!”老人指指远处的松树,“前年,野猪来啃包谷,还压倒一大片,我炸火炮吓它,火星子溅到身上,估计是疼了,龇牙咧嘴就冲过来,还好我腿脚利索,三下两下爬到松树上,任它在树下转到天亮……”

顺着老人手电筒的方向,我们看见那棵被野猪啃过的松树,树杆凹进去差不多三分之一。狂野的山风摇曳着松枝,“嘎吱嘎吱”地诉说着那夜的惊恐。

女儿不再说话,抿着嘴唇,揪紧爸爸的衣襟,越偎越紧。老人看了看我们,无奈地说:“快七十岁的人了,不晓得还能活几年,尽其所能,帮他们把娃儿看好,把庄稼种好,万一哪天不打工了,回来也好有个抓拿。”

洋芋烤熟了,老人一个个刨出来,用小树枝将粘在上面的炭灰和烤糊的皮刮掉,才递给我们吃。女儿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烧烤,偎在爸爸怀里,鼓着腮帮子边吹边吃,一个劲儿嚷嚷:“太香了!太香了!”

老人愣愣地看着欢快的孩子,自言自语:“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娘不挂儿,儿不挂娘!穷点又有啥!”

夜深了,我们骑上摩托车要走,老人指着前面说:“那里叫阎王扁,你们从那里过很危险,要小心。”女儿裹在爸爸的外套里向老人

挥手:“爷爷,明天晚上我们又来陪你,带上哥哥姐姐吧,他们自己在家会害怕。”老人默默地点头,挥手让我们快走。

天,终于亮了。窝棚早已被风刮走,塑料桶溅满了泥,羊皮袄浸在泥泞里,那棵被野猪啃过的松树扭断成几截,倒挂在树桩上,玉米倒了一地,偶尔还站着几棵,也成了光杆司令……

泥巴路的那头,一对小夫妻戴着红色的头盔,骑着摩托车缓缓驶来。暴雨冲刷过的路面硬得多水,隔一段就有一个水洼,男的双脚落地,小心翼翼地扶住龙头,深一脚浅一脚地骑摩托车;女的背着双肩包坐在后面,反手扶住车后架上绑着的行李。所到之处,水花飞溅,泥点飞扬。待他们驶到近前,刚想拦下询问,摩托车龙头一歪,连人带车摔了下去。他们将车扶起,一边绑牢行李,一边告诉我:老人和他们是同村,昨天他孙子到撒马河凫水,正好遇上暴雨,他顶着豆大的冰雹去找,摔下陡坡,跌断了腿,孙子被附近的村民救回家,呛多了水,送到医院去了。

年轻女子回望一眼家的方向,叹了口气,“十几亩地,两个小崽子,光留老人在家,也真是不放心……但趁年轻不出去闯一下,一辈子守着几亩庄稼地,又着实不甘心……听说最近广州工价很高,我们也正准备去呢。”

摩托车“突突突”地又启动了,红色的头盔渐渐远了。

我愣愣地站在原地,“一家人在一起多好!娘不挂儿,儿不挂娘!穷点又有啥!”老人的话又在耳畔萦绕。

雨后的马鞍山,鸟雀欢鸣,晨雾迷茫,几个孩子背着书包走过泥巴路,一个老人远远地跟着,一直送到堰口。孩子们搭上过路的面包车,高高兴兴上学去了,老人在柏油路边站了许久,偏着头,伸长脖颈,虔诚地搜寻着车窗里露出的每一张面孔。

希望!失望!希望!如变幻着的光与影掠过他苍老的眼底,无声地诉说着马鞍山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期待。

回来吧,远方的游子,马鞍山需要你!

微小说

大脉人

■ (四川)魏震

“大脉”是四川雅安的地方,大意是说某人粗心大意、稀里糊涂。这缘于一个故事。

八十年代末期,有个刚结婚半月的小媳妇。一天晚上,新郎偕到大队开会去了,小媳妇在家早上了床,拉灯睡觉。睡至半酣,迷糊中被男人抱住,两人顾不得开灯,心急火燎滚作一团,心满意足后沉沉睡去。不一会,感觉男人又爬将上来,新媳妇半推半就,又一番云雨缠绵,好一阵累!

“你个死鬼今天怎么啦?刚做了一回,又做了一回。”完事之后,小媳妇嘀咕了一句。“什么刚一回又一回?”

“噢,刚刚不是……”灯绳嗒一拉开,两人你看我我你看你,皆莫名其妙。

老公首先醒悟过来:“刚刚?刚刚谁来过?”

媳妇愣住了,“开什么玩笑?不是你难道还是别人?”

“别人?老子开个会,你就勾搭上野男人了?”丈夫瞪圆了眼,拳头高高举了起来。

小媳妇吓得唔唔哭开了:“不是你,那是谁来过?”顿时屋里乒乒乓乓打起来。一夜之间,闹得四乡八邻都知道新媳妇被别人上了床。最后两家七大姑八大姨都掺和进来,谁也不服谁,只得愤愤离婚了事。

离婚后,男的好办,不到一年另娶了媳妇。女的就惨了,回娘家后,父母八方托人说媒,但再丑再穷的男人,都不愿娶这样“不守妇道”的女人。如此三番五次,女的也灰了心。名声坏了,女人的一生也就毁了吧?她不再指望嫁人,只悔恨不已,逢人问便讲:“唉!我咋这么大脉哦!”如祥林嫂一般。有人听了,就开玩笑说:连自己男人都弄不清楚,你才是真正大脉哈。渐渐地,人们就叫她“大脉人”,她也默认了这个名

怀念屈原

■ (四川)杨小娟

诗歌一纵身,跳进你的魂魄里
号角吹响,舟楫翻动着锣鼓的节拍
我想打捞一些美妙的诗句,献给你
无论怎样努力,你已没有踪迹

艾香菖蒲和一曲离骚
飘满城市和乡村
仿佛一夜之间,人民都带上佩剑
跟忧伤的你,行走天涯

壮歌长行,你的名字伫立江边
五月的汨罗江,已从星光的背后
呈现到太阳光芒万丈的那一面

汨罗江，因一个人而醉

■ (四川)陈邦林

每到艾香,我便念想一个被雨水淹死的国家和一个人
尽管江畔青石巷里的一段过往
匆忙地走了无数个时日

的确,杯酒尚未举起
那片土地就已浓血充盈
酒风凛冽,醉了
夫子的背影是52度的姿势

芦苇,艾草舞动着枝节
愁绪风干了水份
诗人喂饱的文字
360行的每一粒细胞
枕着河床和江堤
一江的浪子打了鸡血般兴奋

粽子和晃动的桨声
丰满了五月的乡愁
却丰满不了枯瘦的岁月

我走过楚天风雨,与历史长握
长卷中滚烫的方块字
离骚。楚辞
是一种生命和力量
在书本里萌动

忆童年

■ (四川)何春笋

(一)

去河边水草丛里
摸一把鱼,顺便
折几只芦苇杆
亲手编一把机关枪
瞄准村口那棵榕树
砰的一声枪响

字,真名倒没人叫了。

二十年过去,大脉人也四十多岁了。有一天,提亲的媒人破天荒跨进了门。男人竟然是当年的邻居,细说起来两人初中还同过班。这个男人失踪了快二十年,当年随离乡的大潮出去打工,再没回过家。半年前却突然回来了,离过婚,一个男孩跟着女方。既然如此,大脉人也没怎么矜持的,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虽有点沉默寡言,倒也体面大方,况且也还算知根知底,嫁给了他,这后半生也算有了依靠。当即点了头。二人很快办了结婚证,也不好意思请双方亲戚吃喜酒,只是两张床变一张床,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

虽成了一家人,大脉人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晚上事毕,偎在男人宽阔的怀里,细声细气地说:“有件事,我还是要告诉你。”于是又说了一遍自己如何大脉,如何离了婚,如何名声不好等等。“告诉你生怕你听别人说三道四,其实我是很冤枉的。”说完,紧张地听着男人的动静,准备迎接自己未知的命运。

哪里知道,男人静静地听完,半天不动一下。最后,凑到她耳边,声音抖抖地说:“我就是当年爬到你床上的人呀……从懂事起就喜欢你……没想到你嫁到了我家隔壁……事后,连夜赶紧慢慢地逃了,二十年不敢联系家里人。半年前才听说你还没嫁人,是我害了你呀。”

大脉人一听,简直惊得有如天雷滚滚,多年的冤屈这下找到了源头,她爆发了。对男人又踢又打,哭闹不休。男人任她打,任她哭,紧紧地箍着她的腰,不说一句话。打闹一番,女人伏在男人肩头,认了命。不然又能怎样呢?好歹还是把日子过下去呗。

岂料,当年那个抛弃她的男人,不知从何处听说此等“内幕”,竟然找上门来,“你睡了我的女人,就这样算了吗?赔、钱、来!”

没等自家男人开口,女人蹭地跳了起来:“赔钱?赔也是赔给老娘,你是哪里冒出来的菩萨?”大脉人“大脉”了半辈子,这次终于灵光闪现,清醒明白。

潮头拾贝



穿过内心的出口(组诗)

■ (四川)邓太忠

逆流而上的风帆
跟随不了雪花的旋转
冰冻的河床里
诡秘的鱼游出性爱的灵动
跃上龙门
诵读欢天喜地的诗篇

而你,打结的目光
让心又一次搁浅
弥漫的隐痛
煎熬出日子的内涵
爬上眉梢的阳光
咬住飞翔的时间
从另一个异乡
看见往事的骨朵
碎响裂变

缘分从生命里滑落
掠过心境的黑暗
处女一般
深居你洞开的瞳孔
一天又一天
你苦成的泪
还有你仅有的思念
被一饮而干

伤者

伤口在你的表情里流血
疼痛发不出声音
背影一尘不染,透过
冬季北方的阳光
只看见风涌而至的意象
六神无阻,挤进
刻骨铭心的往事
是哭泣,还是欢笑
老街洞开的那扇窗口
正咀嚼南来北往的风云

还是没忘记你
爬上炊烟的怜悯
在漫出酒杯的一瞬间
我的瞳孔转出秋色
落叶表达土地的心思
惊雷唤醒的梦
落脚脉动的根系
听见了吗?虽然遥远
我一直在你不远的前方
轻歌曼舞,浅唱低吟

空城

所有的空间蓄满时光
我挤不进一种思念
窗口开得很圆
表情却在遥远的梦乡
疯狂地泛滥

你自己

疯癫地走出梦境
下弦月倒挂你的眼眉
脚下的路,在你
疯言疯语里分崩离析

偶尔,你一次回首
才发现一群无聊的窥视
穿透被风带走的背影
杂乱无章,一败涂地

日子远离风生水起
躲进夕阳的那些心思
啃食丰盛的孤独
长成一朵朵飘渺的云

暮色被天涯撕碎
遥远的星沉浸一片辽阔
恩怨滴落的瞬间
一锤定音的还是自己

你的身后

我将自己的头颅放进你的心血
如一把锁在一汪汽油里游荡
上岸之后,一度锈迹斑斑的身体
轻飘如云,闪亮如正午的阳光

也许这就是脱胎换骨
可我苏醒过来,看不清你的方向
身边最亲的,最熟的那些人和事
一气之下面目全非,东躲西藏

你身后,我成为暗伤的根源
打着灯笼才看得见太阳的来往
落叶飘过眼帘的瞬间
土崩瓦解的想象零乱碎响

感觉在三月的小雨里绽放成花
情窦初开的春天
没有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个月夜的深处,我正被下葬

痴恋者

冬季的北方

让隐藏在枝叶里的鸟
直接受伤

(二)

举一把弯刀
把最顽固的木头
削成陀螺
在青石板上用鞭子
一顿猛抽
陀螺就把一阵欢笑
飞快地转了起来

童年

■ (四川)文迪

她用风的声音去勾画树的影子
她用大海的咸水去洗净黑色的夜空
懦弱的少年
在丢失的时间里
抛弃自己
在冬天的火焰里
接连骨头

饥饿的快乐

■ (四川)谭清友

桑葚果还在记忆中红着
夏天的小河
我们就是翻腾的浪花几朵

谷草堆上仰望夜空
寻找银河,流星滑进梦中
萤火虫从窗前晃过

酸枣树留下我们光滑的脚印
偷看鸟窝,有几粒鸟蛋
在悄悄破壳

铁环追着太阳落坡
一根生红薯,咔嚓咔嚓地
嚼出饥饿后的快乐

